

西夏语声母系统拟测*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提要 有关西夏语语音系统的构拟,前人已经有许多套,但是采用的方法均为内部构拟法,大同小异。在一定程度上有明显的局限性。文章采用内部构拟和外部构拟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构拟了西夏语的声母系统。这个系统由于参考了羌语支语言的特点,特别参考了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语音面貌,与前人的构拟有许多不同。主要是:第一,构拟了小舌部位的塞音系统;第二,构拟了带鼻冠的浊塞音、浊塞擦音以及带鼻冠的送气塞音、送气塞擦音,并与纯浊音加以区别;第三,构拟了3套塞擦音,区别了舌上音和正齿音;第四,构拟了带h、ɦ前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16个,并提出了构拟的理由。

关键词 西夏语 声母系统 构拟方法 羌语支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6)01-0021-13

1 方法论的探讨

前人有关西夏语语音系统的构拟,已经有许多,如Laufer(1916)、Sofronov(1968)、龚煌城(1981a)、史金波、白滨和黄振华(1983)、西田龙雄(1989)、张竹梅(2004)等。上述构拟,基本上采用的是内部构拟方法,即主要依据西夏人留下的各种文献,构拟的基本框架及结果大同小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西夏语的语言系属归属提出了新的看法,将其从藏缅语族彝语支中移到羌语支中来(孙宏开 1991a, 2002a),这一分类方法已经得到国内外许多西夏语研究方面专家学者的赞同。^[1]因此,西夏语语音系统的构拟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与羌语支语言的关系。本文提出西夏语的构拟,采用内部构拟和外部构拟相结合的方法,即除了参考前人的构拟方案外,构拟的思路同时要考虑羌语支语言的语音特点。

[收稿日期] 2014年12月26日 [定稿日期] 2015年4月6日 doi:10.7509/j.linsci.201504.030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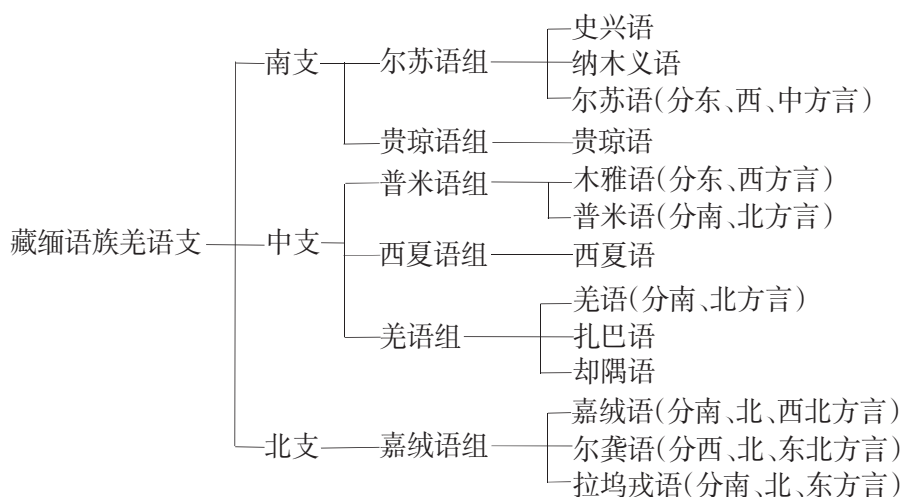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1@ZH001)的资助。本文初稿曾在“西夏语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14年11月15日-16日,北京)上宣读。期间,史金波、聂鸿音、孙伯君等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感谢。此外,《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审稿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1] 关于西夏语归属问题的讨论,最集中的一次要算1999年在台湾举行的有关羌语支问题的专题讨论会了。会议上,不仅西夏语研究专家原则上同意将西夏语归属于羌语支,与会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专家也基本上同意该观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至于西夏语归入羌语支是否影响藏缅语族语言的分类,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孙宏开(2013)详细讨论了整个藏缅语族语言的分类,其中第10个语支“羌语支”中也包括了对西夏语分类的讨论。作为一家之言,有待于藏缅语族语言界进一步研究和确认。

羌语支在藏缅语族内的历史地位如下所示:



西夏语在羌语支内部的地位如下所示:^{〔2〕}



内部构拟根据的是西夏语已经公布的类书、韵书、反切,西夏语的汉字注音和其他民族文字如藏文注音等资料;外部构拟根据的主要是羌语支语言语音结构特征,此外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语音面貌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3〕} 由于羌语支语言内部语音上有很大的差异,在考虑外部构拟的时候,还要考虑与西夏语比较接近的羌语支语言。同时也要考虑附近彝语支尤其是纳西语、彝语北部方言的语音特点。

2 前人对西夏语声母的构拟

自 19 世纪以来,有许多西夏语研究者对西夏语的语音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构拟了西夏语的声韵调系统。现根据时间先后,列出部分他们构拟的声母系统作为参照。

美国语言学家 Laufer(1916)有关西夏语声母系统共构拟了 29 个声母:

k	k'	g	ŋ
č	č'	j	ñ

〔2〕 过去对羌语支的分类基本上只分南支和北支,本文为将羌语支划分得更加细致、贴切,进一步将其分为南、中、北 3 支,这样更能够反映羌语支语言内部的差异情况。此次分类,在每个语言下面增加了方言的差异,这也在过去的分类表中没有详细列出的。当然有的语言内部也有差异,如史兴语、纳木依语等,有待于深入调查研究后进一步确认。

〔3〕 这一方法与林英津(2004)所指的“内部构拟”与“外部构拟”稍有差异。

t t' d n
p p' b w m f
ts ts' dz
z z š s
y r l h

Sofronov 构拟了 31 个西夏语声母:^{〔4〕}

p ph mb m v w
ts tsh ndz s
t th nd n lh l ld r
ts' tsh' ndz' š j j' ɿ
ž

k kh ŋ x ?

西田龙雄构拟了 50 个西夏语声母:^{〔5〕}

p ph mb m f v ŋv w
t th nd n lh l nh nr ɬ r
ts tsh ndz s stsh tshl
t̪ t̪h n̪ n̪
t̪s t̪sh ndž ñ š nt̪sh ñž
k kh ŋg ŋ x ɣ ŋh ŋɣ ŋʒ ɣk
ʔ ʔy ʔw Ɂ Ɂz

李新魁共构拟西夏语的声母 33 个:^{〔6〕}

重唇音: p p' b' m mb
轻唇音: v
舌头音: t t' d' n nd
舌上音: n̪ n̪
牙音: k k' g' ŋ ŋg
齿头音: ts ts' dz' s
正齿音: t̪s t̪s' dz' ʃ
喉音: ʔ j w
风音: l r z_h z

史金波、白宾和黄振华(1983)共构拟西夏语声母 33 个:

〔4〕 有关 Sofronov 的构拟,主要引自李范文主编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一书中由聂鸿音起草的《语音比较》一章。但是,该书中李范文起草的第一章《绪论》里也引用了 Sofronov 的声母构拟,竟有 66 个之多。这里主要采用聂鸿音的说法。主要注意到他有这样一段表述“苏敏(即 Sofronov 的中文名,引者注)和西田龙雄后来都对原拟的声韵表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尽可能地使其臻于完美。苏敏拟音的最终结论见于所著《西夏语语法》的第一卷。”(见《西夏语比较研究》的第 19 页)

〔5〕 此构拟转引自李范文主编的《西夏语比较研究》聂鸿音起草的《语音比较》一章的第 24 页。

〔6〕 此构拟转引自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第 1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重唇音: p ph m mb
 轻唇音: f pf ɱ
 舌头音: t th n nd
 舌上音: ɲ
 牙 音: k kh ŋ ŋg
 齿头音: ts tsh s ntɕ
 正齿音: tʃ tʃh ʃ ntʃ
 喉 音: ʁ ɦ ʁg
 半舌音: l lh ld r
 半齿音: ɽ ɽʒ

龚煌城构拟的西夏语声母系统:^[7]

p ph b m (w)
 ts tsh dz s z
 t th d n l lh r
 tɕ tɕh dʒ ɕ ʒ j
 k kh g ŋ x ʁ
 •

张竹梅(2004)构拟了 31 个西夏语声母:

重唇音: p ph m mb
 轻唇音: ɱv
 舌头音: t th n nd
 舌上音: ɲ
 牙 音: k kh ŋ ŋg
 齿头音: ts tsh s ndz
 正齿音: tʃ tʃh ʃ ntʃ
 喉 音: ʔ j w ʁg
 舌齿音: l r fɿz ʁ

以上引用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外西夏语研究专家学者有关西夏语声母的构拟,可能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有过声母系统的构拟,如台湾的龚煌城、宁夏的李范文等,此处就不一一列出了。他们的构拟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采用内部构拟的方法,框架没有跳出传统声韵学的思路。

3 西夏语声母的拟测方案

根据长期对前人有关西夏语构拟的观察和分析,结合对羌语支语言语音特点以及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语音格局的研究,本文提出西夏语声母系统的构拟,分单辅音和复辅音两类。单辅音共 39 个。列举如下:

[7] 此系统根据李范文(1997)所附声母表重排。该系统舌面音用的是上加撇的符号,这里引用时改成国际音标。他的构拟中有一个[•]的构拟,我们猜测该符号可能代表[ʔ],因此在排列表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喉音的部位。

p	ph	b	m			w
ts	tsh	dz		s	z	
t	th	d	n		ɬ	l
tɕ	tɕh	dʒ		ʃ	ʒ	
tɕ	tɕh	dʒ	ɳ	ɕ	ʒ	
k	kh	g	ŋ	x	ɣ	
q	qh	ɣ		χ	ʁ	
ʔ						

我们认为西夏语还可能有带前置鼻音和前置擦音 h 、 f 构成的复辅音,它们主要和塞音、塞擦音和鼻音构成复辅音,共 29 个。其中鼻冠复辅音 13 个,带 h 、 f 前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 16 个。排列如下:

mb	mph	ndz	ntsh	nd	nth	ndʒ	ntɕh
nɕ	ntɕh	ŋg	ŋkh	NG			
hp	ht	hk	hts	htɕ	htɕ		
fb	fd	fg	fdz	fdʒ	fdʒ		
hm	hn	hn	hŋ				

与前人构拟的西夏语的声母系统相比,本构拟系统有以下几点不同:

1) 塞音系统比前人的构拟多了一套小舌部位的塞音。主要原因是:

第一,羌语支语言里,几乎所有的语言和方言都有小舌音,它们的来源至少可以构拟到原始羌语支,甚至更早。与羌语支相邻的纳西语东部方言也有小舌音。也就是说羌语支语言里的小舌音是羌语支语言的原始遗存。在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的一部分语言还残存着小舌音。因此我们推测西夏语里也应该有小舌音,它们也是原始羌语支语言的遗存,甚至还推测小舌音很可能是原始汉藏语的遗存。〔8〕

第二,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许多“见”系声母的同源词在羌语支里都分别读为舌根音和小舌音。孙宏开(2001)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并列出了 14 个同源词例证,证明西夏语那一批与羌语支读见系声母的同源词,在羌语支里均为小舌音声母,那么西夏时期与羌语支语言的这些同源词也应该读小舌音,只不过当时的汉语没有小舌音,用汉字注西夏语无法区分罢了。

第三,《掌中珠》部分见系应该为小舌声母的字,所用的汉字注音都用“𪛗”、“兀”等读音比较怪异的字,可见西夏人在选用什么汉字来注比较怪异的小舌音时,当时也是非常踌躇的。

2) 鼻冠音系统不仅与浊音系统进行了区分,而且构拟了与清送气音的一套系统。主要理由是:

第一,《掌中珠》的汉字注音大量使用了“尼一”、“宜一”、“泥一”、“鱼一”等双汉字注一个音节的现象,我们推测这些汉字当时的实际读音就是同部位的前鼻冠音。

第二,关键问题是带前鼻冠的塞音、塞擦音与同部位不带鼻冠的浊塞音和塞擦音是否存在音位对立现象?根据羌语支和彝语支语言(尤其是羌语支语言)带与不带鼻冠的塞音、塞擦音都存在对立现象,我们推测西夏语里也应该是有区别的。

第三,我们找到了一大批西夏语与羌语支(包括部分彝语支)语言的同源词,既有与带鼻冠的同源词,也有不带鼻冠的同源词。因此我们判断西夏语当时也是应该有带鼻冠与不带鼻冠的两套塞音和塞擦音。

〔8〕 有关原始汉藏语的声母系统的详细论证,见孙宏开和刘光坤(2001)。

第四,前人在构拟西夏语的语音系统时,有部分学者构拟了带鼻冠的塞音和塞擦音,但是没有人构拟清送气音带鼻冠的复辅音。这里我们注意到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首先《掌中珠》的汉字注音里,出现了“尼倾”、“尼台”、“尼仓”、“尼托”等注音。不言而喻,“尼一”是鼻冠音,与其相结合的“倾”、“台”、“仓”、“托”都是清送气音,那么西夏语中就有可能不仅有鼻冠音与同部位的浊音、浊塞擦音结合的复辅音,还有可能有鼻冠音与清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构成的复辅音。其中“尼台”注“转”,其声类系统既属“泥”,又属“透”;“尼仓”注“聪明”。此外“癸”的反切上字为“铁”,而其汉字注音却是“奴”,它又属于“泥”母字;“白”的汉字注音为“庞”,但是其声类却属于“明”母;类似的例证还能够找到一些,此其一。其二,羌语支中相当一批语言,带鼻冠的复辅音一般都有两套,一套是与同部位的浊音相拼,另一套是与同部位的清送气音相拼。其三,孙宏开(1996)也找到一些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带鼻冠的送气音声母的同源词。这些证据有理由使我们怀疑西夏语有可能存在两套鼻冠复辅音。

3)塞擦音系统比前人多构拟了一套,分舌尖前、卷舌和舌面前。前面所列的各家构拟只有西田龙雄构拟了 3 个系列的塞擦音,其中舌面前一套他用的是舌面前塞音,应该说与塞擦音的音值是非常接近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夏语的声类系统列出了齿头音、正齿音和舌上音 3 类。实际上就是 3 个部位的塞擦音。第二,羌语支语言一般都有 4 套塞擦音,多的甚至有 5 套。这是羌语支语言的共同创新,也是区别于其他语支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西夏语是宋代的语料,那时候羌语支语言的塞擦音应该早就分化出来了,而且周围的彝语北部方言、纳西语的东部方言一般也都有 3 套塞擦音。第三,西夏语与羌语支的同源词所反映的语音面貌也表明应该有 3 套塞擦音。张竹梅(2004)提到“《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语四品舌上音知、彻、澄母字,入七品正齿类。尽管《音同》列西夏语舌上音类为第四品,但为方便起见,一并放入正齿音类讨论。”看来在西夏语的韵书中,比较难以区分出这 3 套塞擦音来,尤其是舌上音和正齿音。

4)构拟出一批带前置辅音 h 、 h 的复辅音来。《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西夏人除了用“尼一”、“宜一”、“泥一”、“鱼一”等表示前鼻冠外,还有用“夷一”、“移一”等汉字作类似鼻冠的符号来表示复辅音。此外西夏人为什么要在汉字的四周加许多圈圈点点的东西来注西夏音,还有一些在汉字的右下角加“轻”、“重”、“合”等小字。前人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根据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以及西夏语语音格局最接近的几种语言的复辅音情况的考察(主要是羌语南部方言、普米语、尔苏语东部方言、木雅语),我们大胆提出这类符号很可能代表当时无法标记出来的复辅音前置辅音。而这类复辅音的发音特点又是无法用一个汉字标记出来的。

5)我们将不带鼻冠的纯浊塞音和塞擦音与带鼻冠浊塞音和塞擦音加以区别,主要依据的是现在羌语支语言里几乎所有的语言和方言都存在纯浊塞音和塞擦音。我们也找到许多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包括部分彝语支的语言)的同源词,这些同源词既与不带鼻冠音的浊塞音、塞擦音对应,也和带鼻冠的浊塞音、塞擦音对应。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它们加以区分。

4 西夏语声母构拟例证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将西夏语语音系统中的每一个单、复辅音声母,各选取了一个或数个代表字,列在下页表 1 中,以示确认。备注栏中列出部分藏缅语族语言尤其是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读音,以证明该构拟的事实依据。

表 1 西夏语声母系统

声母	西夏文	掌中珠 汉字注音	汉义	注释:本栏列出该声母的另一一些例证及藏 缅语中尤其是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
p	𐽀	𐽀	今(天)	厕褌板哺“蝴蝶”羌语 pə“今”
ph	𐽁	𐽁	树	羌语 pho“树”
b	𐽂	𐽂	乳房	羌语 bi ³⁵ “乳房”
m	𐽃	𐽃	天(空)	羌语 mu“天(空)”
w/v	𐽄	𐽄	斧子	臚勿“肾”, 稜崑“鸟”羌语 wə“鸟”
t	𐽅	𐽅	千	鄯怛“骡子”纳木依语 tu ³¹ “千”
th	𐽆	𐽆	这里	秃托“同”, 彝语 thi ⁵⁵ kə ³³ “这里”
d	𐽇	𐽇	豆	瘤“毒”, 羌语 də“豆子”
n	𐽈	𐽈	鼻子	纳木依语 ni ³¹ “鼻子”
l	𐽉	𐽉	石头	纳木依语 lu ⁵⁵ “石头”
ɬ	𐽊	𐽊	月亮	惠烈“嘴”, 普米语 ɬi ⁵⁵ “月亮”
ts	𐽋	𐽋	鼠	藏语 tsəyə“老鼠”
tsh	𐽌	𐽌	盐	纵贼“山羊”, 羌语 tshə“盐”
dz	𐽍	𐽍	土地	羌语 dzu“土地”
s	𐽎	𐽎	木、柴	羌语 si“柴”
z	𐽏	𐽏	鱼	羌语 dzə“鱼”
ʈ	𐽐	𐽐	尺子	
ʈh	𐽑	𐽑	六	普米语 ʈhu ¹³ “六”
ɖ	𐽒	𐽒	蒜	
ʂ	𐽓	𐽓	水獭	蝮手“虱子”普米语 ʂe ⁵⁵ “水獭”
ʐ	𐽔	𐽔	马	羌语 ʐu“马”
tɕ	𐽕	𐽕	芽	门巴语 tɕolok“芽”
tɕh	𐽖	𐽖	喜鹊	矜屈“狗”
dʒ	𐽗	𐽗	谷、豆	船母三等字只有 1 个
ɳ	𐽘	𐽘	天(量词)	纳木依语 ni ³¹ “天(量词)”
ɕ	𐽙	𐽙	肝	羌语 sie“肝”
ʐ/j	𐽚	夜/野	绵羊	普米语 ʐo ³⁵ “绵羊”
k	𐽛	苟	年	普米语 ko ³⁵ “年”
kh	𐽜	刻	脚	史兴语 khe ⁵⁵ “脚”
g	𐽝		穿(衣)	羌语 guə“穿(衣)”
ŋ	𐽞	悟	牛	吝“哭”尔苏语 ŋu ³³ “黄牛”
x	𐽟	嘿	琉璃	晓母
ɣ	𐽠	訛	酒	尔苏语 ɣu/vu 酒
q	𐽡	更	缺(碗缺口)	
qh	𐽢	客	苦	芬枯“碗”羌语 qha“苦”
ɢ	𐽣	夷隔	力气	羌语 ɢl ³³ qɑ ³³ “力气”〔9〕
χ	𐽤	罨	针	羌语 χe“针”
ʁ	𐽥		哑	喉音类, 羌语 ʁueɿ“哑”

〔9〕 值得注意的是聂鸿音(2014)也构拟了西夏语的 G 声母,使用的例证也有羌语中的“力气”一词。

(续上表)

声母	西夏文	掌中珠 汉字注音	汉义	注释:本栏列出该声母的一些例证及藏 缅语中尤其是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
ʔ	𐵄	阿	一	羌语 ʔa“一”
mb	𐵇	没	昆虫	𐵇𐵇“蜜蜂”贵琼语 mbu ³⁵ “虫子”
mph	𐵈	。没	吹(~灰)	𐵇𐵇“白”,“白”明母,羌语 phə ⁵⁵ “吹”
ndz	𐵉	尼祖	坐	尔龚语 ndzu“坐”
ntsh	𐵊	尼倉	监狱	“聪明”西夏语注音为“尼倉”尔苏语为 je ³³ nʃhe ⁵⁵ , 纳木义语为 nʃhɿ ⁵³
nd	𐵋	泥得合	筋	嘉戎语 nɕo“筷子”
nth	𐵌	尼台	转	泥(透)母
ndɕ	𐵍	尼卓	状	
nʃh	𐵎	尼长	穹	
ndɕ	𐵏	尼正	有(人)	纳西语 ɕu ³³ “有”
ntɕh	𐵐	尼頃	夏	𐵇𐵇尼长(短)
ŋg	𐵑	鱼各	咒	声类疑(见)
ŋkh	𐵒	𐵇 乞	星	疑母
NG	𐵓		哭	木雅语 NGɐ“哭”
hp	𐵔	。百	蛙	普米语 hpa ⁵⁵ “青蛙”
ht	𐵕	。多	真	普米语 htu ⁵⁵ “真”
hk	𐵖	。隔	摧(毀)	
hts	𐵗	。賊	锡	尔龚语 ntsha“锡”
hʃ	𐵘	吃	苦胆	羌语 hʃə“苦胆”
htɕ	𐵙	移将	寿	
ʃb	𐵚	𐵇	花	𐵇𐵇𐵇𐵇“蝴蝶”, 甫, 並母
ʃd	𐵛	𐵇 惡	腿	拉坞戎语 vdom ⁵⁵ “腿”, 羌语 ʃdue ¹³ “腿”
ʃg	𐵜	骨	身体	纳木依语 gu mi“身体”
ʃdz	𐵝	移则	水	纳木依语 nɕɿ ¹ “水”
ʃɕ	𐵞	日知	烦	
ʃɕ	𐵟	移全	茄	
hm	𐵠	。沒	天	羌语 hmə“天”
hn	𐵡	。寧	心	嘉戎语 ʃnɐ“心脏”
hn	𐵢	嘿	黑	晓母, 反切上字用“女”
hŋ	𐵣	宜會	膝盖	羌语 hŋu“膝盖”

表 1 是根据西夏语可能出现的声母系统所拟测的一个理论框架,详细例证要根据西夏语实际情况陆续填补,个别音虽然从理论上应该有,但是暂时找不到比较恰当的例证,暂时列在声类表中。一些声母构拟的例证也许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不会大动。这个构拟表中许多构拟是根据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语音状况为依据的,目前只能列出部分语言的例证。实际上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还有许多,留待以后陆续补充。

5 关于西夏语声母构拟的讨论

西夏国是以党项人为主体的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根据历史记载,党项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

和北部,活跃在隋唐时期。由于受吐蕃势力的驱赶,陆续迁徙到今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定居,并于宋代建立了大夏国。西夏国的主体仍然是党项人,使用的是党项语言。历史记载,在今四川西部和北部,自秦汉以来,有数十支氏羌部落在这一带活动,他们都是未北迁留在当地的西夏人的兄弟姐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川西调查发现的一些使用羌语支语言的人群,应该都是隋唐时期从古老氏羌支系中分化出来与西夏人比较接近的族群。他们使用的语言由于分化时间还不太久远,因此彼此比较接近,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拿这些语言资料作为西夏语构拟的参考依据,在学术上是完全站得住的。顺便说明,有人认为现在分布在四川西部新发现的一些使用羌语支语言的族群,其中有些是西夏灭亡以后南迁到这里的移民。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这一带的羌语支族群,大的有数万,小的也近万,他们之间分化的时间,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差异程度分析,至少在2000年以上。如果他们是西夏灭亡以后集体迁徙到这里来定居的,为什么没有留下西夏时期的任何痕迹,包括传说、谱牒或文字?他们现在的任何一支,无论是木雅、尔龚、贵琼还是其他支系,从他们的语言与西夏语言的差异程度分析,也至少在1500年以上,绝不可能是西夏灭亡后南迁的移民。

前人对西夏语的构拟,所采用的是内部构拟法,现在看来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有人戏称这种构拟为“鬼画符”,也有人说是“瞎子摸象”,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其原因在于:第一,西夏文不是拼音文字,虽然有《掌中珠》的汉字注音、反切等作为构拟语音的重要依据,但是西夏语的语音系统与汉语当时的语音系统差异十分明显,用汉字是无法精确记录西夏语言的。第二,西夏人在编写《文海》、《音同》、《五音切韵》等类书或韵书时,主要参考了汉语的音韵文献,往往采用模仿的手法,有削足适履之嫌,丢弃了西夏语音中许多重要信息。因此用这种框架来拟测西夏语音系统,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第三,西夏文创制后虽然使用了一段时间,翻译了许多佛经,也曾大量使用于民间,但毕竟使用时间不长,编制的各种类书和韵书,科学性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检测,不确切的地方肯定是很的。根据这些资料开展的构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现在采用了内部拟测和外部构拟相结合的方法,尤其参考了与西夏语分化时间还不十分久远的活生生的羌语支语言资料加以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应该会大大加强。这也是今天我们要重新构拟的出发点。

前面提到,羌语支语言从原始母语分化至今,至少也应该有2000年以上。各语言在分化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无论语音还是语法和词汇,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差异。有的存古多一些,有的变化比较大,我们在研究羌语支语音演变规律的过程中,缕出了一条演变链,例如复辅音由多(多的390多个)变少,由少到无;声调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音节结构由复杂到简单,数量由多到少;辅音韵尾从有到无……等等,不同的羌语支语言往往都处在这条长链的链节上。同时我们还掌握了语音演变过程中的许多细节。例如复辅音由多变少的过程中,它的前置辅音是如何逐步弱化的;声调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如何由习惯音高到固定音高的;辅音韵尾脱落过程中,是如何引起元音分化的;如此等等。^[10] 西夏语作为羌语支语言中的一个成员,我们认为,也不应该例外,他的语音状况也应该是羌语支语言的某个链节上的。我们根据前人对西夏语语音的研究,以及我们对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观察,大体确定了西夏语在羌语支演变链中的历史地位。他在羌语支里既不是南支尔苏语组或贵琼语组的成员,那些语言的语音特点已经接近彝语支;也不是北支嘉戎语组的成员,这一语组的语音结构比藏文创制时期(有大

[10] 关于羌语支内部的演变规律,孙宏开刚刚结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基本上捋出了一条语音、语法等多种语言现象的演变链(规律)。通过羌语支内部各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羌语支各语言的历史地位。目前该书稿还在修改定稿中。

量前加字、上加字与基字和下加字构成的辅音群)的语音还要复杂,有丰富的辅音韵尾甚至复辅音韵尾等,而是介于羌语组和扎巴语组之间的一个语言(见表 1)。这个定位很重要,基本上确定了西夏语声韵调的总体语音格局。根据这个格局来拟测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加上同源词语音现象的参照,就不会是“瞎子摸象”,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

我们在构拟西夏语的声母系统的过程中,主要的思路是:首先看这个词在《掌中珠》中用哪个(些)汉字注音,有没有附加符号;进而再检查它的反切上字和声类,以及前人对这个词是如何构拟的,在他们的构拟系统中属哪个声母;再次,检查这个词与藏缅语族羌语支或彝语支语言是否是同源词,如果是同源词,它现在的读音是什么,这个读音与西夏语声母系统中哪个音最贴切;最后决定这个词可能的音值应该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几个反复斟酌的问题一直踌躇不定。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构拟轻唇音?从羌语支语言的情况看,轻唇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西夏语基本上没有[f]这个音,但是似乎有[v]。前人的构拟中基本上都构拟了不同形式的轻唇音。检查藏缅语族语言,羌语支有一些语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在汉语借词中开始出现轻唇音的,许多语言到现在仍然没有[v]。彝语支语言的轻唇音出现比较早,但是是否早到西夏文创制时期,就很难说了。因此我们此次构拟没有列轻唇音,将一些可能构拟[v]的音合并到[w]里面去。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构拟[ɬ]。是构拟成[ɬ]还是构拟成[hɬ]或前人系统中的[ɬh]?[hɬ]是复辅音,[ɬ]是单辅音,这两个音的音值很接近,许多语言中的[ɬ]是从[hɬ]演变来的。我们构拟的系统中有以[hɬ]构成的复辅音系列,构拟[hɬ]顺理成章。但是现在羌、彝两个语支中有不少语言有[ɬ],较少使用[hɬ]。因此,我们在系统中构拟了[ɬ]。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区分正齿音和舌上音,也就是构拟几套塞擦音的问题,分不分卷舌和舌面前两套塞擦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多考虑了羌语支语言的特点。由于羌语支一般都有 4 套塞擦音,周围的彝语、纳西语一般也有 3 套塞擦音,尽管西夏语里比较难区分正齿音和舌上音,我们还是根据同源词和西夏语汉字注音,构拟了西夏语中的 3 套塞擦音。

第四个问题是要不要构拟带前置辅音 h、ɦ 的复辅音。《掌中珠》中的汉字注音用了大量圈圈点点的符号和双汉字拼读一个西夏文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推测西夏人在编写《掌中珠》注音的过程中遇到了难处,用汉字无法表达西夏语中此类汉语中没有的语音现象,故采取此类后人难以理解的许多附加符号。许多西夏语构拟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大胆推测,我们读了以后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联系藏缅语族语言尤其是羌语支语言的历史音变现象(孙宏开 1991b),我们大胆拟测了带前置辅音 h、ɦ 的一批复辅音。是否贴切,有待于进一步事实检验。

参考文献

- Gong, Hwang-cherng (龚煌城). 1981a. Xixiayu de zhuoyin he zhuo secayin 西夏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Zhongyan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Academia Sinica] 52.1: 1—16.
- Gong, Hwang-cherng (龚煌城). 1981b. Shi'er shiji mo hanyu de xibei fangyin (shengmu bufen) 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 [A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Zhongyan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Academia Sinica] 52.1: 1—16.

- Sinica*] 52. 1: 37—78.
- Gong, Hwang-cherng (龚煌城). 2002. *Xixia Yuwen Yanjiu Lunwenji* 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 [*Bulletin of the Study on the Tangut Language*] Taipei: Zhongyanyuan Yuyanxue Yanjiusuo 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Gulemaocai (骨勒茂才). 1989. *Fan Han Heshi Zhangzhongzhu* 番汉合时掌中珠 [*Tangut-Chinese Vocabulary*], ed. by Zhenghua Huang, Hongyin Nie, Jinbo Shi.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ress].
- Huang, Bufan (黄布凡). 1992. *Zangmian Yuzu Yuyan Cihuiji*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集 [*Vocabulary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Beijing: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Laufer, Berthold. 1916.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17: 1—126.
- Li, Fanwen (李范文). 1986. *Tongyin Yanjiu* 《同音》研究 [A Study on the Tongyin].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ress].
- Li, Fanwen (李范文). 1997. *Xia Han Cidian* 夏汉字典 [*Tangut-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 Fanwen (李范文). 1999. *Xixia Yu Bijiao Yanjiu* 西夏语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angut].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ress].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2004. Houchu zhuanjing de xixia yu yinyun xitong gouni 后出转精的西夏语音韵系统构拟 [Latecomers surpass old-timer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honology of Tangut Language], ed. by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 Dah-an Ho, 457—482. *Hanzangyu Yanjiu: Gong Huangcheng Xiansheng Qizhi Shouqing Lunwenji* 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Taiwan: Zhongyanyuan Yuyanxue Yanjiusuo 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Taiwa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Ma, Zhongjian (马忠建). 1992. Cong *Zhangzhongzhu* xiahan duiyin kan shisan shiji qianhou hanyu xibei fangyan shengniu xitong ruogan tedian 从《掌中珠》夏汉对音看十三世纪前后汉语西北方言声纽系统若干特点 [The initi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13th century with the reference the cognate words of Tangut in *Zhangzhongzhu*].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2. 4: 55—61.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2004. “Brightening” and the place of Xixia (Tangut) in the Qiangic Branch of the Tibeto-Burman. *Hanzangyu Yanjiu: Gong Huangcheng Xiansheng Qizhi Shouqing Lunwenji* 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Ying-ch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 Dah-an Ho, 327—352. Taipei: Zhongyanyuan Yuyanxue Yanjiusuo 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Nie, Hongyin (聂鸿音). 1985. Xixia yuyin shangque 西夏语音商榷 [Discussion on Tangut phonology].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5. 3: 50—56.
- Nie, Hongyin (聂鸿音). 1992. Xixia yu de xiaosheyin 西夏语的小舌塞音 [The Uvular sounds in Tangut]. *Ningxia shehui kexue* 宁夏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1992. 4: 22—25.
- Nie, Hongyin (聂鸿音). 2014. *Gudai Yuwen Lungao* 古代语文论稿 [*Discussion on Ancient Documents*]. Beijing:

-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Nishida Tatsuo (西田龙雄). 1964. *Xixiayu Yanjiu* (1) 西夏语研究(1) [*A Study in Tangut Language* (1)]. Dongjing: Zuoyou Baokan Hanghui 东京: 座右宝刊行会 [Tokyo: Zuoyou Baokan Hanghui Press].
- Nishida Tatsuo (西田龙雄). 1966. *Xixiayu Yanjiu* (2) 西夏语研究(2) [*A Study in Tangut Language* (2)]. Dongjing: Zuoyou Baokan Hanghui 东京: 座右宝刊行会 [Tokyo: Zuoyou Baokan Hanghui Press].
- Nishida Tatsuo (西田龙雄). 1989. *Xixiayu de gouzao yu xitong* 西夏语的构造与系统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of Tangut language]. *Yuyanxue Dacidian* 语言学大辞典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Riben: Sanxingtang Chubanshe 日本: 三省堂出版 [Japan: Sanxingtang Press].
- Nishida Tatsuo (西田龙雄). 1997. *Xixia Wangguo de Yuyan he Wenhua* 西夏王国的语言与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Tangut Regime*]. Dongjing: Yanbo Shudian 东京: 岩波书店 [Tokyo: Yanbo Bookstore Press].
- Shi, Jinbo (史金波). 2013. *Xixiawen Jiaocheng* 西夏文教程 [*A course in Tangut*].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Shi, Jinbo (史金波), Bin Bai (白滨), & Zhenhua Huang (黄振华). 1983. *Wenhai Yanjiu* 文海研究 [*Studies on Wenha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Sofronov, M. V. 1968. *Grammar of the Tangut Language*. Moscow: Nauka.
- Sun, Hongkai (孙宏开). 1991a. Cong cihui bijiao kan xixiayu yu zangmianyu qiangyuzhi de guanxi 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与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ut and Qiangic branches in the Tibeto-Burman family through vocabulary comparisons].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1. 2: 1—11.
- Sun, Hongkai (孙宏开). 1991b. *Zangmianyu Yuyin he Cihui: Daolun*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of Tibeto-Burman: Introductio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Sun, Hongkai (孙宏开). 1996. Xixiayu biguan shengmu gouni zhong de jige wenti: Cong Zhangzhongzhu xixia hanzi zhuyin tanqi 西夏语鼻冠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从《掌中珠》西夏语汉字注音谈起 [Some issues on the Tangut pre-nasal consonant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ranscription for *Zhangzhongzhu*]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6. 4: 50—60.
- Sun, Hongkai (孙宏开). 2001. Lun zangmian yuzu zhong de qiangyuzhi 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 [The Qiangic branches in the Tibeto-Burman family]. *Yuyan ji Yuyanxue* 语言暨语言学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01. 2: 157—182.
- Sun, Hongkai (孙宏开). 2002a. Guanyu xixiayu fashengxue fenlei wenti 关于西夏语发生学分类问题 [Some issues on the genet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Tangut language]. *Guojia Tushuguan Xuekan* (Xixia Yanjiu Zhuanhao) 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pecial Issue of Tangut Study)] 2002: 145—154.
- Sun, Hongkai (孙宏开). 2002b. Guanyu xixiayu shengmu zhong de fufuyin wenti 关于西夏语声母中的复辅音问题 [Some issues on the consonant cluster initials in Tangut] Qingzhu Wangjun Bashi Danchen Yuyanxue Lunwenji 庆祝王均八十诞辰语言学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Linguistics to Celebrate Wang Jun's Eighty Birthday]. Changchun: Jilin Renmin Chubanshe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 Sun, Hongkai (孙宏开). 2013. Zailun xi'nan minzu zoulang diqu de yuyan jiqi xiangguan wenti 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On language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southwestern ethnic corridor region].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keban)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 6: 29—39.
- Sun, Hongkai (孙宏开) & Guangkun Liu (刘光坤). 2001. Yetan xixiayu zhong de xiaosheyin wenti 也谈西夏语里的小

- 舌音问题 [Another talk on the uvular sound in Tangut]. *Ningxia Daxue Xuebao* 宁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2001. 6: 59—63.
- Wang, Jingru (王静如). 1982. Xixiayu yinxi daoyan 西夏语音系导言 [Introduction to Tangut phonology].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2. 2: 1—10.
- Zhang, Zhumei (张竹梅). 2004. *Xixia Yuyin Yanjiu* 西夏语音研究 [A Study of the Phonology of the Tangut language].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ress].

作者简介

孙宏开,男,1934年生,江苏张家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藏语系语言,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s of the Phonology of the Tangut Language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Abil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Abstract There are a number of versions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system of the Tangut phonology. Basically, they have almost invariably adopted the method of inner-language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limitation, this paper has turned to the cognate words in Qiangic languages apart from the method of inner-language reconstruction. The initial system re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s, therefo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version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vula stop system; b)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sal voiced stop, voiced affricative, nasal aspirated stop, and aspirated affricative, and their minimal contrasts with the pure voiced consonant; c)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ree sets of affricative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orsal sound and dental sound; d) the reconstruction of 16 consonant clusters with the preposed ‘h-’ and ‘f-’ and the related reasons.

Keywords Tangut language; Init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Qiangic languages